

詩身

大字宋刊

詳

註

五經備旨讀本

詩共六冊此之五

本書內容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本書在國學上為

最古之書凡古代

哲學文學政治經

濟禮俗等無不廣

為齊備適合現代

中等以上學校之

讀本其中註釋精

審文字淵博誠研

究國學之善本也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成其桑之美以
詩經標題

意卽四節緝字之義也故下禎云令聞不已

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卷一

得無念爾祖文王也言士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蠶臣而告

○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
承上言天載雖
無聲臭可度而
文王德與天合
卽天載之所在
也誠能儀之刑
之則萬邦之臣

作而信之矣言天命難測德彰顯以自絕于天使天命自爾歸而止也尙當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使天保之不易保者自爾而歸之可矣且興廢之由天興廢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度也與其求在天之天孰若求在人天之天爾祖文王德與天合卽天載之所在也誠能儀之刑之而輯熙敬止之懿範吾有以得其理則問之宣昭有以感天下之心志而萬邦臣民皆作而信之亦猶其所以孚文王者矣若然則人心既孚天意自不能外也而又何駭命之難保哉爾嗣王可深長思矣

明明全旨
通篇總見有德方有命也首章分上是泛言
天人文與之理下詳文武以德受命之事析

文王七章章八句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
于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
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

言之章章浚其理以爲文而強本二章欲言文王而先言王季大任之德三章則言文王之受命四五六章欲言武王而先言文王太似之德七八章則言武王之受命也案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天人相

言天命歸於商則不惟諒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鑒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鑒而以文王爲法也

通之故亦微矣哉前詩言文之德合于天
之命集于文而終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以見天之合一此詩
首二句卽揭出天人感通之故以爲一篇綱
領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逆天者天必亡之

明在下德曰顯赫在上赫命
天位殷適天子之位
不難說天位之適嗣使不挾四方去留不可倚爲常也○使天賦有也使
陳文武帝敬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

也天監在下而命集于文王上帝式臨而保佑乎武王順天者天必興之也使不挾四方使字說得威靈赫然所謂危言以惕之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首章旨○首四句言天人相與之可畏下以

之蓋以此爾言通德之與命其機相爲感應者也惟天之與人之理相爲流
貫光輝而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歷數攸歸而有赫赫之命天中正
和如此是天命惟視君德之如何有德則留無德則去不可恃以爲信也

見絕于天者以証之。○明明在下二句是一章大旨實至末總見天人相感之微也在下在上四字緊相呼應明明字要含得敬字意念念皆本天理體天心所謂明明赫赫者要含得人心集大統紹意先爲之範其秀繼爲

惟觀德之仁如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不可恃以爲易也獨不觀
殷紂平彼紂之所居之位則天位也所傳之嗣則殷適也若宜其係人心而
四方乃使之不挾四方之蓋以無明明之矣

擊仲氏任擊國名仲心
以無赫赫之命也信乎天之難忱而爲君不易矣

擊仲氏任擊國名仲心
擊仲氏任擊國名仲心

之厚其命皆所謂赫赫也全要見明明者無意於赫赫而赫赫者自不忍遺於明明之妙二章旨○先舉父母之德正見盛德有自也首四句一氣說的要不外明類長君思齊思思媚意君道與后道而各致臣道與父道而交

德之行大有身
言太任文王之母即莘仲氏生王懷孕如此然則文武之受命何而追維德斯有顯命也

藍乃文德發源處首尾總重文王身上
三章旨○此言文德明明以小心句爲主下
四句分得天得人二項看小心非畏懼是心
體敏藏細密意翼翼是本體非工夫昭事就

石難乎其爲國也惟掌國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于周
作配平王季曰爲京室之婦焉惟此太任及我王季惟皆以德是行明類長
允所會和氣所鍾太任于焉有身而生莊德之行於然則女王無忝于母道也故
然矣夫豈) 圭七之三、小翼亦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所召召

平日言不着祭祀多福卽子孫福祿等也不

紂止文王小心翼翼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爲盛

於漆沮之土而古公之時居于窰窰土也此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若曰業之成也不成于成之日必有所由始王知周業之所自乎彼瓜之爲物綿綿然引蔓不絕至末而成則謂之瓜近本初生不過至小之瓠而已物之先小後大如此亦猶我周人也據今而言固有昌大之業矣而本其初生則起自漆沮之土至古公亶父之時猶陶復陶穴以爲居而室家之制蓋未也有也顓蒙未開樸陋尙存可謂至微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走馬也走馬逐火惟逐也

率西水許
率猶也濟水也

不猶用厥手（一）
下岐
愛及姜女
妻也
太聿來胥
賦也
韋語詞韻
然是百公賈

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爲遷都之舉于是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狄難

率彼西水之滙東至于岐山之下而一旦之創造務垂久遠之基爰乃及姜女同來相視宇居察沃野之何在審地理之攸屬

蓋欲求爲子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民居極之所也○居原朋朋之南廣平曰原

美貌。望女節。菜蓼屬也。節餽也。寒女寒。記遷之人謀。寒妻。寒氣。火而灼龜。香。二。日。字。所。告。其。民。之。辭。寒。寒。玄。賦。也。○藥。室。兼。昌。民。言。周。原。

也。止居止也。時築室之時。築室于茲。未然事茲。指周原說。陸

美雖獨之者亦甘于是大王如與人分人之物則吾謂屈之矣勢雖而一之則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奪迨至相土之時遂得周原之地腴腴而肥美雖董荼

以止于是而樂室矣。言之習者亦甘而如飴焉。夫觀士性之美可以驗風氣之萃。太王于己意亦已定矣。然又以己謀不若人謀之爲詳也。于是始以邠人

之從己者謀居之以酌其可否焉又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爲決也于是又契龜而卜之以審其休咎焉既得吉兆乃告其民而土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

是而築室于茲以○
 再造戮家邦矣○
 酒慰酒止酒者繼事之辭
 慰安也止居也○
 酒左酒右左右東西
 列之也○
 酒疆酒理

疆調畫其大界西宣西欽宣布散而居自西徂東而自西水濟周爰執事賦也○

言靡事不爲也執國都既定民事當舉彼方遷之始民未有所居也于是乃

事安養之事。懸棺而掘其旁乃山焉而定其居乃左焉而死之事乃右焉而列之西而所以爲民居之計者豫矣方遷之始民未有所養也于是乃疆

焉而畫其田之大界乃理焉而別其田中之條理乃宣焉而散岩以復乎田事
乃畝焉而耕作以治其田疇而所以爲養民之計者備矣但見自水滸之西以

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謀之周而慮之悉矣其重于民事如此

一不已之心運而為悠久無疆之治綱無不張紀無不理而四方之人皆在其範圍條貫之內是乃人心歸附而左右趨之也

首章
瞻彼早麓
棣濟濟
此亦咏歌文王之德言早山之麓萃地道之精華鍾扶輿之靈秀故不期于生格而棣格之生自濟濟而眾多與豈弟之必受祿也

二章
琴瑟玉璫黃流在中

彼琴瑟璫密之玉璫惟其為黃器也雖不期于鬱鬱之黃流而黃流常注于中矣此盛德之必膺福澤也

五章
瑟彼柞枻民所燎矣
彼瑟然茂密之

五章旨○此章言營建莫先于作廟所以尊祖宗也首三句是下文廟室門社總冒其繩以下方指作廟言量地以為色度地以居民此司空事致眾庶會役使役此司徒事俾立室家授以營建規模亦有先治其急意繩以正方位使在其表版以承上下使固其基作廟先以受祖宗翼贊昭穆現制嚴正也

六章旨○宗廟既作宮室事興即縮版而詳言之首五句總要見出人心競勸意百堵皆治非一室而羣力畢集皆與興起也非言成功暨鼓戒民勿亟而樂事勸功藝不能止

七章旨○宮室既興門社亦立三邁立俱見斯如煥然一新意專門取明遠在外仇乎高大足以彀中外之觀應門取居中應治將將嚴正足以端居正之尊設家土為壇社而不屋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交大事大衆宜而後出宜者祭名此雖一時草創而脫西鄙之陋習建為治之雄圖規模宏遠矣

八章旨○內治既修遠人自服肆宇承上文盡仁民李祖之大務立內順外威之弘規昌熾之勢為鄰邦所忌而自修益力則晉問氏彰梓枻二句應上文王但中間尚有王季須從太王荒岐漸說到文王康岐時方通是漏觀社中至于其後四字可見不致駭以人心效順國勢改觀由世德積累所致誠是身言喙以口言凡人氣不得伸必張口而喙息故曰喙乃奔疾竄伏之形狀也上言始不

乃召司空司空掌乃召司徒司徒掌徒俾立室家室家色其繩則直繩所以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縮版以載縮束也載上作廟翼翼賦也○翼君子將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版以載縮束也載上作廟翼翼賦也○翼君子將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縮版以載縮束也載上作廟翼翼賦也○翼君子將

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縮版以載縮束也載上作廟翼翼賦也○翼君子將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縮版以載縮束也載上作廟翼翼賦也○翼君子將

鼓弗勝賦也○響鼓弗勝者言其聲之盛也登登然作聲之相應乃牆成而削治重復也焉焉然其聲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斯時也有響鼓焉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之競觀樂于趨事而鼓以董其事者自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相勸如此○迺立皋門皋門有仇門曰阜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相勸如此○迺立皋門皋門有仇門曰阜

門曰阜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相勸如此○迺立皋門皋門有仇門曰阜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相勸如此○迺立皋門皋門有仇門曰阜

也○維字不見不暇他謀喙泉言大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也四矣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敗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于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眾則本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唯其喙息而已言德

也○維字不見不暇他謀喙泉言大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也四矣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敗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于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眾則本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唯其喙息而已言德

累于遠人下是終能服乎遠人也

亦有疏附緝熙敬止肅雝無數是文德能然

子則曰亦有先後殫之州通駭有聲是文
德之及予則曰亦有奔走赫然怒四方無

拂是文德之威予則曰亦有禦侮蓋四等人

非四個人也合觀太王文王屢世積累先小

後大綽綽有餘然矣無成業者可不念乎修德汪人以保厥命也

行食

或業全司

三章分上言聖德得人下推聖德所以得人

也細分之一章泛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

章于祭祀而驗其歸三章于行師而驗其歸
末二章則言其德足以振已禍而人所以歸

末二章見言其德足以拔絀維而人所以歸之也

首章旨○以物盛爲人所興德盛爲人所

歸薪則制其用于今日標則積其用于他日
齊齊卽就容貌上見左右無方也趣不必是

人來卽心之歸向亦是左右二字正應上薪

標一字三章正趣之之實作文須根此句

辛丑年

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天大王之邁都神人協謀安養兼舉廟室門社又次第

已爲文王之時矣。而威其功其內治亦既修矣。故當時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患。然盛德自召聲譽自隆。初不以小醜之故而重王已之聲聞焉。及其後

積功累仁以至於文王之時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柞棫之木拔然而上竦道路

之間兌然而疎通昔爲險阻之區今爲文物之地以故混夷之害焉實灰戊戌

畏之奔突竄伏之忍後惟其喙息之狀而已奚暇于我愠哉（居茂實劄記）

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

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文王蹶蹶主蹶蹶而

爲問王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實正也成平也之二區房之疾也生

起之勢言
子巳有疏附
下親上曰疏附
子巳有先後
林通前名
子巳有奔

奏喻德宣譽日拜奏言曰有雲海賦也○武臣言混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

其興起之勢是離其總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齊美外夷之遠既服而中

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所以深嘆其得人之盛也

之君來質其訟之成而觀感之餘自退處于不爭之地于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曰比敵然劫其與已之弊蓋國作與然攸現而受誰所之命矣夫文王受

命是固盛德之所致也而佐命諸臣實與有助焉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臣而

率下親上以化乎民俗也以予言之必有先後之臣而相道前後以成乎君德

也。以子言之，又有喻德宣譽之臣，使德不墜於下流而德之所施者博也；以予言之，又有斷雲母之亞，使內外詩以無恐而威之所別者廣也。夫有文王之

言之乃有打衝禦街之目傷內外特以無忌而處之所制者廣也乃有文王之德爲之本而又有諸臣爲之助此蹶生之勢所由振也合而觀之太王開於前

而王迹以肇文王繼于後而王業以成先小後大誠無異于瓜瓞之綿綿矣撫

成業者可不修德
任人以保厥命哉

常第几章章二司

續力章臺台

齊王或美其木盛貌也
齊王謂文王之也
左右趣之

此亦以詠歌又王之德言凡凡棧樸則薪之標之矣濟濟此詩亦以詠歌

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文**王之德若曰

聖人有君天下之責而所以感人者惟德而已不觀之我辟王乎彼茂茂成建維其主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爲薪積之以蒲用矣兄茲濟濟王盛德

柯極能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爲薪爇之以備用矣况茲濟濟辟土盛德

卷之六

7

身重如山定也 才力弘遠而亦濟濟衆多也 皇云三子 君子指文王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道立而克長矣
刑罰各當則君

祿豈弟也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栝
合天八通物我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
無期于得格而榛栝之生者自濟濟然其衆多矣我豈弟君子奮主德之尤

黃流在中
黃流鬱鬱也醴秬黍爲酒榮鬱金煮而
降下也攸降自天言瑟然之玉璫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

而祿自得其盛德之中亦于之
瑟彼玉璫瑟然貌貌玉璫主璫也
以豈弟而已夫豈出于倖致哉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降也

則樞樞然有文
朱矣以此鐘鼓
而作樂于辟雍
也則清濁高下
名協其節於哉
鐘鼓乎以辟雍
而奏此鐘鼓也
則天子之學宮
莫非和平之韵
於哉其可喜樂
者此辟雍乎
末章

○鼗鼓逢逢
曉奏功
承上言鐘鼓雖
有倫辟雍雖可
樂然使樂將告
闕吾民亦不得
而觀聽其成矣
茲則鼗鼓之聲
逢逢而和則知
睦睦之樂官方
奏其事也吾儒
不誠幸乎要補
出文王與民同
樂意

○世德作求
言配命
美武王能繼太
王季文王之德
緒也三后開基
事者上二句樂
天順理下二句
從心不踰烈

○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
○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
○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

早釐六章章四句

思齊大任
婦德端莊
齊太王之母
言其生思媚周姜
媚愛也以婦德和順言
京

室之婦
京周太姒
嗣徽音
美徽音王姬嗣徽音
則百斯男
賦也○百男舉也
此

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
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太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
之者遠內有賢妃此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我文王之德固由于天
所以助之者深也性而所以成之助之者亦豈無所自乎夫人之賢聖由于
其母彼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也其事周姜也實能盡媚愛之誠而稱其為
京室之婦其母則聖母矣且妻之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和氣致祥斯其後有百
美之盛其妃則賢妃矣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文
王之德信乎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惠于宗公
宗廟順也宗公也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神罔時怨

世有令德皆天
理之所在也武
王則起而求合
之靜必與理相
合動必與理相
值蓋長言合于
天理矣求德配
命非有兩層在
人曰德在天曰
命三后之德正
合于命作求世
德正所以配天
命也

二章
成王之字下
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
民也

此詩分三段平看太王是開王業者王季是
勤王業者文王是成王業者各二章相連總
歸重于天見天實春德實在莫民莫民周家
之世德格天與天命之在周皆由周之能安
民也

夫信之所在則
法之所在也武
王所以能成王
者之信而為四
方之法者維其
長言孝思而所
以求世配德天
命者有諸身而
不怠體諄身而
不息故其孝為
可法耳首句輕
只是復衍上文
四章

○媚茲一人應
侯順德永言
孝思昭哉嗣
命太王張本下
八句言所以安
民為意為下文
也民必得君而
後安故為民擇
君若必得地

詩經標題
詩經精旨

亦武闕前闕
式法也諫亦入
賦也○諫規諫
詔承上章言文
王之德如此故
其大難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皇大也上臨下有赫臨視也下下土也赫威名也有
求民之莫莫定維此三國其政不獲失其道維彼四國其政不獲失其道

此維與宅○此指岐周之地宅居也○此指岐周之地宅居也○此指岐周之地宅居也

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心而擇君者實安民
之要維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矣乃于四方

亦武闕前闕
式法也諫亦入
賦也○諫規諫
詔承上章言文
王之德如此故
其大難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皇大也上臨下有赫臨視也下下土也赫威名也有
求民之莫莫定維此三國其政不獲失其道維彼四國其政不獲失其道

此維與宅○此指岐周之地宅居也○此指岐周之地宅居也○此指岐周之地宅居也

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心而擇君者實安民
之要維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矣乃于四方

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心而擇君者實安民
之要維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矣乃于四方

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心而擇君者實安民
之要維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矣乃于四方

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心而擇君者實安民
之要維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矣乃于四方

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心而擇君者實安民
之要維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矣乃于四方

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心而擇君者實安民
之要維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矣乃于四方

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心而擇君者實安民
之要維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矣乃于四方

服

而後可以行民之政故為君擇地有赫以明

之國發究寔度于以審其孰為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其疆

武王之孝足以威言求莫乃監觀本意就含有個立君意不

欲致者也于是眷然顧視西土遂作之屏之屏去之也其舊其翳者則增其疆

是以下天下皆愛其禍職者字作得字看荷上帝所欲得者惜

也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焉其舊其翳者則增其疆

戴之以為天子其式廟增大其致只之地俾有可為之勢也

也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焉其舊其翳者則增其疆

而無有不應焉眷字從度中其致只之地俾有可為之勢也

也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焉其舊其翳者則增其疆

然其所以耀焉荒岐一段精神所以善承與毛之命也首入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之孝以順德感有裁培傾意中四句去無用存有用有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于上故天下之煩就簡意明德即莫民之德邊岐而日帝即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人亦以順德應上文與宅之意也末句頂上二項既無外患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于下耳是武王之侵復有內助之益八百年之業已堅固于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真能長言孝思此日矣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繼嗣先王之事固光乎天下顯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于四方昭然其甚明也上二句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言天下順乎聖孝下二句言聖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孝明于嗣先六章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受天之祐四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方來賀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首章復行上文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言既受天之祐而長享富貴則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四方諸侯自修職而來朝賀見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天人一理天心之所助順即人心之所助順也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意天命于後雖暗指文武言要亦見王季所胎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首章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首章

德明德謂明德之申夷載路而去所謂混夷是也天立厥配配賢如受命

通求厥寧

觀厥成

此言文王遷豐

之非有文王之心

聲也蓋治功由

心而出聲譽由

功而著文王視

民如傷保民如

子惟欲求天下

之安寧而親見

安已此聲之所

以大也

三章

○鑄京辟離自

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

四章旨○此言王季備德而獲重帝度二

而能制義理之要也此正是全德所從出德

無玷缺自然音問清靜矣下六句就成德之

後發用者言之其德二字直貫到克此明以

事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王此大

邦是言其君臨岐周時之慈和其人而人皆

服之親而下而皆親我之難其為盛而猶

如文王則神聖之繼起又難乎其為盛而猶

世至文王則神聖之繼起又難乎其為盛而猶

無遺恨則其遠而彌尤矣孫子就文武說即

上受命奄有之意

五章旨○此與下章皆言天命文王伐密之

事帝謂即此天命謂性意文王無私造道且

得伐密之事亦理當如此也畔援以利害相

形言無然者以理御情也此心無欲自然虛明

言無然者以理御情也此心無欲自然虛明

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德繼太王者王季也

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言天命王季何如帝皆

視岐山觀其柝械之木援然而棟松柏之岡竟然而通則知民歸之益眾矣然

其可當其國者以開王業矣使不與之賢者以開其業則此邦其誰與對也故又擇

定議蓋自其太伯王季之時而帝天之受已屬意王季矣他日太伯之讓王季

之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太伯讓王季而避之則泥于迹者或以不友疑王季

矣孰知王季平自友愛不由勉強實因其心之自然以友其兄焉且其受命之

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其兄讓德之光實彼有以錫之凡見王季之

勤家者皆頌太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如此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猶

豈直保岐周之業而已哉○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制義也物猶其德音謂其莫

然清也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類能察是非克長克克君長教誨不倦王此大邦

靜也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類能察是非克長克克君長教誨不倦王此大邦

岐周也克順克比順慈和偏服比于文王于其德施于子孫于其德施于子孫

既受帝祉上帝作福也受祉受福于孫子賦也○施延及意言上帝制王季之心

清靜其德音使無非問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施于子孫也○施延及意言上帝制王季之心

如此其德音使無非問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施于子孫也○施延及意言上帝制王季之心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爲秀所謂苗

六章旨○此亦見得伐密作都動作無非天
意依以心言應上怒句可怒而怒仍然無呼
援欲美也上五句言伐密成無敵之功下言
遷都以羣人之被侵者出其不意也陵阿是
高岡上泉也在高岡下四字不必泥只是在
無險阻可恃若屬之我耳亦以兵勢言之其
實文王無我也岐陽渭將亦只因地定制非
有意據其形勢萬邦二句亦只就人心上說
文王之爲人歸者不係于邑之作不作但仰
建極之地則維翰之思有所主親親民之地
則孔邇之情有所依總是上文以對天下意

師以按徂旅按遇也徂密以篤周祜篤厚也以對于天下賦也○關人心有
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
以造道之極至益天命而至于其期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其答
擯與師旅而侵阮而往至於其期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其答
也天下之人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呼援散美也此文王征伐之如
取彼爲人心易乎畔援而欲所不當取者有矣爾其以道制心而無然金此以
狗物焉夫有所呼援而欲所不當取者有矣爾其以道制心而無然金此以
然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致非奉天之命乎是故密人不恭敢拒大邦攢與師
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其可怒甚矣文王于是赫然震怒爰整其旅以遏密則
之往其焉所以然者蓋以周邦之大諸國所恃以維持者也今舉兵以遏密則
王靈以振國勢以尊不有以厚周家之福乎方伯之尊下之所賴以無恐也今
舉兵按密則暴君可以治小怒耳何嘗有畔援歆美之下私哉○依其在京安貌
此其伐密亦因其可怒而怒耳何嘗有畔援歆美之下私哉○依其在京安貌
阿之陵我泉我池即泉度其鮮原也下民之王賦也○下民
山南在渭之將側也邑在中萬邦之方萬邦以諸侯
曰陽在渭之將側也邑在中萬邦之方萬邦以諸侯
是歸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其高原而所陟之岡即爲我岡而無人敢陳兵于陵飲水于泉以致決勝之策而所
踰都焉言以伐密之事言之惟此文王安然在周之京坐致決勝之策而所
距無人之境所陟之高岡即爲我岡高岡之下有陵阿焉今則無敢陳兵于此我
而泉池即我之泉池矣夫密人既服則歸附日衆於是度其高原之善以爲新
鮮原則在渭水之側矣夫萬邦請侯素係懷于王室者也今則慕岐涓之聲靈
莫不仰新邑以趨向矣其萬邦之方乎四方下民素傾心于王化者也今則思
岐涓之盛德而莫不望是邑以歸往矣其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